

最美浦东四月天

□李幼林

四月是属于浦东的,因为四月是浦东开发开放的生日季,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、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。“生于长江之畔,呼吸着太平洋的清风”,浦东东岸自此不断续写春天的故事。四月,变得越来越有意义。

四月是属于才女的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,林徽因的一片痴情,留下了四月天的魅力诗篇,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,是燕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,是暖,是希望,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”四月,变得越来越让人怀念。

你是人间的四月天,我是天界的三生花。这个四月天,在桃花盛开的浦东,读一位浦东女生的文字,刚刚好。何况,这个女生还是一个喜好唐诗宋词的美丽女生。一边观赏浦东桃花,一边吟诵古今诗词,谁说没有《射雕英雄传》桃花岛上俏黄蓉吹箫戏花的意境呢?

这个女生,就是梦雪,当代唯美婉约派两栖词人,爱文字、嗜诗词、喜紫色,擅长美文、古典诗词,精通格律,顺应灵性写作,穿梭于古今,行文用词独特。一纸清笺,轻描细画,听从心绪的指引,写出属于自己的风格;岁月如歌,落笔流年,在文字里漫步,在诗词里栖居,系《红楼梦·金陵十二钗》填词人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,梦雪诗里的四月就是如此美丽,清香淡淡,花树芬芳,倾了世间,笑了红颜。“四月的春风这般浪漫/万花纷呈徐徐伸展/樱花妖娆翩跹/桃梨幽思向暖/一路飘逸的芬芳正如初见/泛着

清香淡淡/岁月的底片,碾过红尘透着悠远/树枝上鸟儿的歌声千回百转/儿童在油菜丛里放飞纸鸢/明媚而安然/一些心事绕过眉间/一场烟/浮动眼前/眸光滑过灵魂水岸/像是古老的琴拨动光阴的弦/在蓝天白云里沉醉缠绵/在青山绿水里招惹粉黛/水墨跌宕在笔尖/几句唐诗宋词不紧不慢/摇一地的清欢/我用优雅的素笺/收集时间的片段/将唯美景致深情呢喃/将婉柔旋律轻盈漫延/乍暖还寒/清瘦的梦落入紫色藤蔓/一抹春恋/倾了世间/笑了红颜……”
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”想来大家并不陌生,同是唐代诗人的崔护诗句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、元稹诗句“桃花浅深处,似匀深浅妆”……写出了桃花的千姿百态。而在梦雪笔下,花不仅是美的化身,更是会说话的精灵。她的诗《花语》里

传递出这样的声音:“玫瑰色的庄园里/五百年前放生的一只蝶/停落在经年的梦中/唤醒久违的诗意/从此/人生画卷/被温婉成了/不可复制的风景……把春天穿在身上/在心灵的牧场/听年华向晚/守候着/如星星一样的惊艳/繁花似锦的点缀/念起/便是晴朗。”

百叶双桃晚更红,窈窕映竹见玲珑,花的颜色,我们尚能辨别,花的味道,我们也能凑近闻得到,而花的语言,大概也只有诗人艺术家能懂。至少,我知道,梦雪是懂的:一声真挚的问候/凭借飞扬的衣襟/悸动着/心中最明媚的角落/风一吹/

就闻到/可触碰的/亲近和感人的细节/一半是静初/一半是安好/所有的故事都已开始/所有的梦想也都已启程/所有的等待终有了归期/我用整季的目光/将一生的情衷/折叠成花语/闪耀/温暖的笑容。

为见芳林含笑待,遂同温树不言归,花,无疑是诗人常常吟咏的题材,也是诗人常常抒怀的对象。而像梦雪这样看待诗和花的关系,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她说“所有唯美诗句,都是花语滋养的歌”,原来,诗句都是歌,而且都是花语滋养的歌。初看此话,好拗口,仔细咀嚼,又觉得不无道理。看看梦雪怎么写的:“潜心填写的姹紫嫣红/盛开出一个浩荡的春天/深情落款的唯美诗句/在和煦的阳光中/妖娆成歌/婉约执笔/只言欢喜/一朵花的笑意/是我一生/看不尽的美景。”

听过梦雪的专场诗词朗诵会,梦雪的现代诗,就像她的名字一样,梦见了雪花,梦里的雪花,是那么的唯美,也是那么的让人遐想。好多次问她,也有好多人像我一样问她,这是你的名字吗,还是你的笔名,她总是满脸真诚地说,对,这就是她的真名。她常常推送的是如梦如幻的美景美图,当然,还有神仙姐姐刘亦菲,就像《神雕侠侣》里的小龙女,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旷世之美,也许这就是梦雪所追求的美学吧,纯净,自然,还带一丝朦胧,神秘。

美,是一种至上的正能量;善,是一种无声的主旋律。其实,现代诗远不能展示梦雪的诗词才华,古体词才是她的最爱,也是她捕获无数粉丝的“绝杀技”。现在,

吟诵唐诗宋词的人是越来越多了,但能写好古体诗词的毕竟还是少数,梦雪就是其中的一个,也是我所见过的写的最好的词人。

桃花流水窅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“一支笔,书写着纯美时光,让生命铺满了温暖的痕迹,落款处,流淌的含羞清词,淡雅悠长。以此,谨记,时钟里的独白,及向阳的锦年”,梦雪如是说。她有首词《鱼游春水·度春风》,写的同样俏丽婉转,慕苏轼,思李白,念灵灵,缘何那岁,谈笑无虑鸟音听。“春来庭院俏/花绽阶前声婉妙/相邀几朵,悦目赏心刚好/紫燕檐间闲朗调/翠柳河边忙闪烁/吟缕艳阳,借枝芳草/和我天真破笑。同友调皮当作宝/东风得意添香,时光不老/入耳莺歌呈喜报/映水桃红藏苦恼/晨霞吉应,夕烟祥照。”

还有她这首词《南乡一剪梅·春访桃园》,读完,瞬间,有去看桃花的冲动,趁着桃花未谢,来场说走就走的浦东桃花游吧。“春至访桃园/唱柳黄鹂报淡然/戏水丹青真雅趣/不是神仙,可是神仙/抬眼望蓝天/仙境携凤巧导言/日影攀枝云载笑/人在花田,心在花田。”

春暖,花开。三月菜花香,四月桃花艳,这就是浦东的田园色彩。最美浦东四月天,读梦雪的诗词,有色彩,有情深,还有遐想,正好,正好,正好。

春暖,花开。一诗似君心,半句伴君暖,这就是诗词的魅力。随着梦雪的诗词,去浦东观赏桃花吧,不是神仙,胜似神仙,人在花田,心如花田。



春风来(书法) □胡剑波

四月的期待

□王霞

我想为四月写首诗
我想为四月写首诗
用坠落的樱瓣为字符
新绿的草地是温情的信纸

红的
写一行热情的期盼
白的
吟一首矜持的等待
那粉色的
就是婴孩般新鲜的梦幻
再采嫩嫩的寸柳为句点
标一句细雨
沁润冬天离开时
焦渴的脚印
后边的日子
会有一个繁茂的长夏
从汗津津的笑颜旁走过

温暖的四月里
缤纷的落英成诗
写四月短暂的春意



看房记

□吴文方

手头有了些钱,便产生了看房买房的冲动。看了几次后渐渐感到看房能增长知识,增加阅历,欣赏新建住宅的美丽,是享受现代生活的另一种乐趣。于是,我这个退休老人似乎成了看房积极分子。

一次,我去看了嘉定区的一处楼盘,总共才四层的房子,却内装电梯,且一梯一户,电梯门对着房门,中间还有小块空地可作衣帽间。室内不但有叠加屋和盘盘转转小楼梯,还有前后阳台和大露台,其结构与以往的多层老公房不能同日而语,设计者匠心独具,叫人点赞不已。

在浦东唐镇看到一处高层全装修房,走在那用大理石铺设的宽敞明亮的楼道上,非常舒适,在设计上与以往人们追求的高得房率的想法大相径庭。于是,我好奇地问周围一些懂行的人。他们答曰: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已从片面追求得房率转而追求舒适度。

在启东海上威尼斯,登上20多层的软装样板房,举目远眺,海天风情一览无遗,令人心旷神怡,而且感觉这里的层高也超过了以往商品房的高层。置业顾问告诉我:现在的新房因为要装地暖等,层高一般在3米以上,这里的房子已经超过3米层高。走进3楼的另一个套房,俯视窗外,小桥流水,绿树红花,不是公园胜似公园。徜徉在小区内的道路上,看到处处是典雅的欧式景致,竟然还有美丽海滩浴场。

看了近30个楼盘,每个楼盘或多或少给我灌输了新的见识,感到现在的房子越造越好,小区的环境也越来越美丽,富裕起来的人们在住房领域里不断追求舒适更舒适,美丽更美丽。而通过我的小小的看房记,也切实感到美丽中国的建设步伐实实在在地向前跨越着。

正当谷雨 弄晴时

□凌年

二十四节气中的“谷雨”,就像是大自然为农民设置好的闹钟,时间一到,就意味着一场繁忙马上来临。

谷雨不像清明,可以静下心来,缅怀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亲人,或者去野外赏柳踏青。谷雨的闹钟一响,人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,如果种子不能及时播种到田地里,将会影响一年的收成,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活。

谷雨一到,急不得,躁不得,你要沉得住气,播种也需要一个时机,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

天时,最重要的是下一场透雨,万物生长离不开水。尤其是在我的塞北故乡,那里干旱少雨。如果不下雨种子就入土,几乎是长不出来的。人们渴望一场及时雨的到来,可是雨不像闹钟,只要你定好时间,便会到来。你要等,但这种等待常常是煎熬的。

谷雨节气前夕,我的父母便早早地准备好了种子和农具。在等雨的时日里,父亲睡得一点也不踏实,他经常深夜里,独自坐起来望着窗外,点上早烟,深深地吸上几口。有时天气预报说有雨,父亲夜里总要起来看两回,听一听雨的声音。有时即使下了雨,但没下透,如果时间允许,还是要耐着性子去等。有的年月等不到雨,就不能再等下去了,父亲便用驴车去拉水,把种子播种下去,这时种的都是一些生长周期短,或者抗旱的农作物。

地利,是指适合种子萌发的土壤。天上的雨落在土壤里,就像是起了化学反应。土壤的颜色变深了,变得蓬松了,并挥发出各种气味。大概雨后的两三天之后,就得马上耕种了。春天雨水,挥发得特别快,如果赶不上这个播种的节气,你将步步赶不上。种子在这样舒适的土壤里,就像被施了魔法,用不了几天,绿色的奇迹就会出现。

人和,它不但是指人们的齐心协力,还应当指人们心态的平和。耕种是很辛苦的劳动,也很考验人的心智,你必须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走下去,去实现丰收的梦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最终凝结在一粒种子上,这也是一种“和”。

“正当谷雨弄晴时,一年弹指又春归。”时光不等人,达到了天时地利人和,人们便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了。在黑色的土地上,人们淌着汗水,正一步一步向丰收的方向迈进。



融合(摄影) □贾志山

阁楼的财富

□蔡晨赞

从高中到大学甚至结婚前,我一直和阿娘共同生活在石库门的灶披间里,同睡一个阁楼,八十高龄的她仍然习惯在陡峭的小木梯上爬上爬下。有一次木梯断节,阿娘摔了一跤,居然毫发无损。阿娘喜欢旅游,经常和玩伴在农家乐或寺庙里小住一个礼拜或半个月,年逾古稀依然东行西走,登山下崖,如履平地。

记忆中,弄堂里的男女老少皆与阿娘相交甚欢,都愿意把家长里短向阿娘诉说。七十二家房客同处蜗居难免磕碰,但我从未见她与别人红过脸。对既调皮又倔强的我,她的批评也从来都是和颜悦色,润物细无声。睡前和阿娘闲聊,谈天说地,海阔天空,阁楼里的夜谈常常让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入睡。

“吃亏就是占便宜”,这是阿娘教育我比较多的一句口头禅,也是她的处世准则。阁楼上的亭子间有一阵夜夜麻将声震天响,让人无法入睡;隔壁家的猫狗拉屎在过道上,臭气弥漫阁楼。凡遇诸如此类之事,我总要冲动找人发作,都被阿娘阻拦。老邻居里有一个入狱十八年释放回来的劳改犯,和一个外来妹结婚,阿娘把原本要给我住的前厢房无偿供他

做婚房,直至申请到廉租房搬走时,外来媳妇才知道阿娘不是她的真婆婆。

从五斗橱玻璃下压着的许多老照片,可见阿娘是大户人家出身。和阿娘阁楼夜聊时,常常听她回忆少女时代的小姐生活。阿娘的父亲是清代盐商,府邸就是现在新闻路的一处花园洋房,家里客厅有两个,一个中式,一个西式。佣人一大帮,明确分工,各司其职。阿娘的父亲在银行保险柜寄藏很多字画,每每有朋友来赏玩,就派车从银行里取回来,赏毕再专车送回。

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那个年代,阿娘就读工部局女子学校,理念前卫,思想开放,因而成就了和阿爷门不当户不对的自由恋爱。她不遵父命,背叛家庭,为了爱情毅然放弃殷实的生活。她当过搬运工,进过生产组,在阿爷落魄的时候独挑养家的重担,中年生活十分艰辛。然而,她始终苦中作乐,一笑而过。和阿爷生育六子二女,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。虽然没有小棉袄,但六个儿子个个孝顺,从未在阿娘面前说不。直到石库门面临动迁,她才依从儿子的心意,入住到早为她准备好的公房,恋恋不舍地搬出阁楼。

阁楼生活虽然简朴,但格外温馨。我高中时读英语夜课,每每骑自行车回家,加过两个水煮蛋的一碗小馄饨就已经摆放在了桌上,热气腾腾,香满小屋;每逢冬至,阿娘用乌骨鸡、蹄髈、桂圆、红枣等做成一大锅炖品,让我进补一个礼拜也吃不完;盛夏夜间,搬个躺椅睡在弄堂里,半夜阿娘总会来叫醒我睡回阁楼;上班后饭局应酬多了,经常回家很晚,听见我敲门,阿娘总会立马从阁楼里探头张望,笑吟吟地扔给我房门钥匙……

入住公房后,也许离开了相伴几十年的知根知底的弄堂邻居,也许没有了买汰烧和爬阁楼的变相锻炼,没有几年,阿娘身体就每况愈下,终患重疾。

大殓那天,我作为长孙手捧遗像,送九三高寿的阿娘上天堂最后一程。在无尽的悲伤中,我突然想起阁楼夜聊时经常埋怨阿娘的玩笑话,如果您当年离家出走时偷拿家里哪怕只是一幅字画,我们现在也不至于睡阁楼啊。阿娘没留给我任何值钱的财物,但她敢爱敢当的性情、乐观豁达的心态,早已浸润在我的血脉里,这是最宝贵的财富,足以让我享用一生。